

## 张岱做我的西湖导游

带孩子去杭州旅行之前，临时往包里塞了一本明朝张岱的《西湖梦寻》，因此拥有了杭州旅游新的打开方式。

明末的贵公子张岱经历了鼎革巨变。写作《西湖梦寻》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是江山别后。阔别西湖二十八载，兵火之后再游，已然“昔日之弱柳夭桃、歌舞舞榭，如洪水淹没百不存一”，所以是张岱凭一己之力，努力以记忆的力量恢复了西湖的盛时旧观。

西湖之胜在于湖山秀丽，更在于人文积淀。今日游人如织、人声喧闹，并且看着还是簇簇新的钢筋水泥的景点建筑，却根植于张岱书里的历史枝蔓中，从古代延伸到现在。所以，西湖的山一半活在物理世界里，一半活在历史里；一半属于当下的游人，一半属于白居易、苏东坡、张岱们。

《西湖梦寻》里记载了大热景点岳王坟、灵隐寺、孤山、雷峰塔净慈寺，也保留下很多冷门景区。灵隐寺门口不起眼的冷泉亭，是当年苏轼勾留常在的地方，可以遥想当年的深山清寂、皓月空明、枕石漱流；灵隐景区里的韬光寺，唐朝诗人宋之问在此写诗卡壳了，旁边有扫地僧补了两句“楼观沧海台，门对浙江潮”，诗的气象格局顿时不同，这个扫地僧就是逃亡中的骆宾王……

我们按图索骥，到西湖三台山里找慧因高丽寺，那是2007年新建的寺庙，比我儿子大不了几岁。大雄宝殿之后一个塔形的建筑里面，一座巨大的木质“经幢”在电动机带动下兀自转动着，旁边标牌写着早上9:00开始转动一小时，儿子非常好奇。那日天空泼火晴来，寺中白炽空寂，只有我们父子两人，以及呆萌的“机器经幢”在转动。

翻出《西湖梦寻》，张岱是这么写这座寺庙的，“余少时从先宜人至寺烧香，出钱三百，命舆

人推转轮藏，轮转呀呀，如鼓吹初作。后旋转熟滑，藏轮如飞，推者莫及”。读到这里，我儿子笑了，原来沉迷于寺庙“旋转如飞”物件的，还有三百年前那个少年，“莫说公子痴，更有痴似公子者”。

我们一起在吴山城隍阁上，等着西湖落日的时候，读了《西湖梦寻》里《城隍庙》那一节；在西泠桥畔的苏小小墓畔，一起诵读了“妾乘油壁车，郎跨青骢马”……这成了某种奇妙的体验，这份体验属于张岱，也属于我们。

苏轼在《记天竺诗引》里面讲，他还是12岁的毛头小子的时候，他的父亲苏辙游历归来告诉他，杭州天竺寺里面有一幅白居易诗的墨迹，这成了他很多年的憧憬，但是等到他47岁真的访问天竺寺时，“诗已亡，有刻石在耳，感涕不已”，于是就写下了“四十七年真一梦，天涯流落泪横斜”的诗句。

个体生命的更变遭遇了西湖景致的迭代，而西湖的生命恰恰在于融入到了又一代又一代的家庭历史中。我父母当初结婚旅行时选择杭州度蜜月，于是，我和儿子也在他们当初拍照片的位置一一复刻了当时的场景。

读《西湖梦寻》，很深刻的印象就是，景点能保留下来实在太不容易了，几兴几毁，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张岱目睹的西湖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衰败，也只是西湖沧桑的历史常态。

山被移平了，水改变了流向，皇宫被拆毁了，寺庙遭到了一次次的火劫，题刻没有了，建筑被挪作他用，面目全非。但是，留在文字的景致，却永远不会消失，只要有人还去读张岱的书、背苏轼的诗，家族里口口相传着一代又一代去西湖旅行的故事，那西湖的风景就还在传承着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文字比风景更有生命力，家族记忆比风景更有生命力。📖



沈彬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假装专家，低空观察

**留在文字的景致，却永远不会消失。**